

都市爱情治愈  
——小日鱼——



# 全世界 暂停

作品  
小日鱼

The whole world is suspended  
see my love

# 看我的 爱情

爱 - 情 - 治 - 愈  
小 - 说 - 经 - 典

给所有对爱情困惑、恐惧、  
在爱情里遍体鳞伤的女人们，  
重燃爱的信念。

我若不勇敢，谁替你坚强？  
小丑鱼都市爱情治愈小说经典  
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一定在那里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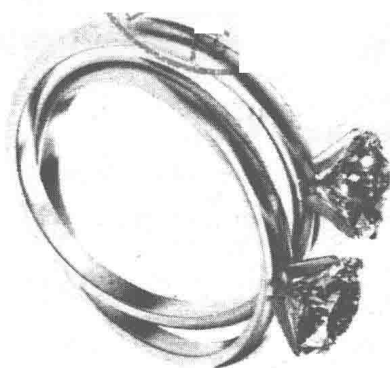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出版集团  
现代出版社

# 全世界 暂停

小丑鱼  
作品

The whole world is suspended  
see my love

# 看我的 爱情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全世界暂停, 看我的爱情 / 小丑鱼著. -- 北京 :  
现代出版社, 2017.1  
ISBN 978-7-5143-5589-5

I. ①全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3852号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| 小丑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张桂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现代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通讯地址 |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           |
| 邮政编码 | 100011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|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|
| 网 址  | www.xdcbs.com              |
| 电子邮箱 | xiandai@cnpitc.com.cn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嘉业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10mm × 1000mm 1/16        |
| 印 张  | 16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143-5589-5     |
| 定 价  | 39.8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# 第一章

二八月，时冷时热，就像生活一样，时好时坏。

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季节，我迎来了自己二十九岁的生日，也迎来了自打出生后的第一个人生低谷——失恋、失业。

某个美丽的周末，我相恋八年的男友高峰短信通知我，他要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。同一天，公司的项目总监李玩也短信通知我，因为公司不景气，老板刚下通知，我被裁员了，星期一去办离职手续。

短信真是个好东西，把当场回骂的权利都剥夺了，让多少人开心，就让多少人伤心。

这两件事在同一天发生，当天我就去吃了一顿大餐，躲在角落里一边吃，一边哭。我对自己说，冼大荻，你自由了！

八年的感情抵不过现实的压力，六年的忠心抵不过老板的一句经济不景气。木已成舟，再多不甘也只能接受。

吃完饭，我独自在街上四处游荡时，看到一对情侣在街头热吻，我驻足观赏。情侣发现后，男的发飙了，破口大骂，没见过人亲嘴儿啊？

“见过。”我讪讪地回答。

见过你还看什么看？

……您继续，我这就走。

转身走了几步后，我突发神经地又折回去，对男的说，老兄，爱她就娶了她吧！

说完这话，男的高举拳头了。我见势不妙，拔腿就跑，一边逃跑，一边反思自己今天的神经质。觉得自己平时是挺稳重的一个人啊，于是就告诉自己，今天纯属被刺激到了，反常而已。

坐上末班车回家的途中，我接到了玩儿姐的电话：大洗你在哪儿呢？我如实相告。

你在下一站下车，我来接你，玩儿姐说道。

不用了，我谢您了。

今天我都收到高锋的喜帖了，你就别撑了，我过来陪你吧！

我语塞了一下，仍旧拒绝说，不用了，老娘已经平静下来了，男人、工作不都能再找吗？洗姑娘我还年轻，才二十九岁，正在青春的胸脯上蛰伏着呢，双失算什么！

可玩儿姐还是坚持要来陪我度过这难熬的一宿，最后，她才吐露真言，大洗，行了，咱姐儿俩就别兜圈子了，我说实话吧，是我要你陪我，我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！

看到李玩这娘儿们都坦诚到这份儿上了，我再拒绝就不是人了，只好应允。

二十分钟后，玩儿姐的蓝色 POLO 停在我跟前。她脸上化着精致的妆，丹凤眼上扬，一头酒红色的中分直发，整个人显得利落洒脱；黑色的复古式宫廷短裙，配着一条黑色的漆皮腰带，副驾的座位上放着一个 YSL 的手抓包，要多时髦有多时髦。对比起来，我就是一个干粗活的丫鬟，一身的运动服，没穿内衣就邋里邋遢地出来了，领口拉链直接拉到下巴，还扎了个冲天小辫儿以示自己的弱智。

玩儿姐招手让我上车，我双手插在运动裤口袋里，抬着下巴上车后，她又问我去哪儿一醉方休。我说不知道。她又不死心地问，大洗，你觉得哪家夜店不赖咱就去哪家。

我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出口，脱口而出地说道，我怎么知道，北京城可是你们的地盘，我们这些乡下进城的务工人员成天就是三点一线的，只知道怎么省钱怎么着，像只铁母鸡似的，北京挣钱北京花，根本没钱寄回家，反正薪水都是月月轻松，你还跟我提夜店，我们连夜店的门儿都不知道朝哪边开，好不容易逮到个麦当劳二十四小时营业，要不是人家门上写着推拉，我还以为是卷帘门呢，咱就是土得掉渣儿，现在还失业了，连渣儿都没得掉了，铁母鸡好歹还有点铁锈，我现在已经从铁母鸡成功升级为不锈钢母鸡，再说了，现在去哪儿你自个儿心里早就有数了，别老把职场上拐弯抹角那套带到我跟前来，我已经不归您管了。

这话说得挺难听的，也有点儿夸大，做公关的，陪客户去喝酒唱歌是常有的事，我摆明了就是奚落玩儿姐。但说出来后我心里舒坦了许多。

玩儿姐听我叽里呱啦说完，看着我问道，行了吧？发泄完了吧？双失的仇你已经报了一半，其实这不干我的事儿，是老板的决定，公司小，什么都是老板说了算，可你非要把气撒在我头上，我也没辙。现在既然仇报了，那就去你家，喝醉了咱们就地打地铺。

我还没解恨，继续道，您住我那破二手房简直是屈才，我当初真不该在这儿买房子，我就应该把房子买在乡下老家，您这么喜欢去我家，敢情我现在已经在回乡下的路上了，还是专车，您瞧您都是用 YSL 的人了，我算哪根葱啊？

你能不能别再啰唆了，今后姐有了自己的公司，送你一个包成吗？玩儿姐恼火地对我说道。

说完她就一踩油门儿，朝着我买的二手房方向开去。

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我那五环外的二手房外，玩儿姐从后备厢里提出一瓶轩尼诗让我拿着，然后自己抱了两瓶红酒，锁完车门和我一起朝我家走去。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喝酒的，劝酒倒是有一套，因为我酒量实在是一般，在外也不敢喝酒。但今天我豁出去了。上楼的时候，我说，你今后别叫玩儿姐了，改成玩儿命得了，您今晚哪是要我陪啊，摆明了是要我命。

电梯坏了，玩儿姐一边爬楼梯一边说，大洗，你就别再跟我拧巴了，你那伤心都在脸上写着呢，当初在公司的时候，就数我最了解你了。

我冷笑一声，还击她说，您还真了解我啊，怪不得老板在把我给卸了的时候您屁都没放一个，感情您是知道我姥姥还在乡下给我留着两分地，等着我回去种菜养猪呢。我谢了您了，真是了解啊，的确知根知底，连有两分地都知道。

玩儿姐爬楼梯爬得气喘吁吁的。她说，大洗，不是我今儿和你套近乎，你说说，当初我没升职那会儿，咱姐儿俩是不是肝胆相照？我逮着一只蚊子都不忘掐给你一大腿儿和你一起分享。

我说，您还记得那会儿的事啊，多遥远啊，都快几万年了吧？自打您荣升为项目总监后，我都不敢靠您近点儿。您那身上散发出的领导气质，啧啧，我想拍马屁都觉得自个儿手臭；啧啧，再加上现在被炒鱿鱼了，这手臭得都能去卖臭豆腐了啊！

我们两个女人互相挖苦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。进了门，玩儿姐放下酒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大洗，真不赖，你这

一居室弄得挺温馨的啊！

我说，哪儿比得上你那高档小区的三居室啊！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从柜子里翻出两个杯子，看到里面的灰尘都能当奶粉冲来喝了，就在水龙头下涮了涮，然后放在玩儿姐跟前，说，你先喝，我还有事儿。

都失业了你还忙个屁！玩儿姐费力地把开瓶器扎进红酒的木头塞子里。

我把装脏衣服的篮子拿出来，然后把脏衣服一股脑儿地扔进洗衣机，再翻箱倒柜地把高锋遗留在我家地东西一样一样地扔进篮子。不清理还真不知道，这贱男人的东西还真不少，什么内裤、睡衣、袜子、毛巾、牙刷、剃须刀、拖鞋等等，最后还有一个海绵宝宝的玩偶。回想起来，这男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变态，每晚都要抱着海绵宝宝看电视，说这样才有安全感。

玩儿姐已经倒好了酒，她催我，大洗，你快点儿，就你事儿多。

我走过去，看见玩儿姐正坐着我那限量版的迪士尼抱枕。我一边从她的屁股下面抽抱枕一边说，你怎么坐这儿，有沙发给你不坐，你要坐地上，你当自个儿日本人啊？

她以千钧之力定了定下半身，不让我抽出来，并说，坐地上才有秉烛夜谈的感觉，坐沙发？你以为你在商务会谈哪？

我想了想，也是。于是我把篮子里的海绵宝宝拿出来，也一屁股坐上去，端着满满的一杯酒说，干了！

干了！

我准备不带喘气地把满满一杯酒喝光，可最后一点酒经过喉咙的时候，我被呛着了，忍着咽下去，最后咳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想，反



正眼泪都已经流出来了，那就让它流个痛快吧。

玩儿姐看我哭了，笑着说，真没本事，才预赛呢，就哭上了。

我说，你有本事今晚都淡定，千万别激动，谁激动谁孙子。

玩儿姐像是问我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，大冼啊，你说女人这么拼，是为了什么呢？

我说，为了今后不再这么拼。

她一边倒酒，一边说，我真没想到我男人会出轨，十年了，我二十岁就跟了他，那个时候，他特穷，毕业后我妈不让我和他结婚，可我非要嫁，寻死觅活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真傻……现在他有钱了，生活也富裕了，身边有多少人羡慕我们啊，一套三居室，两部车，还有一个小公主。但我觉得没有从前开心了，特别是他坐上这个破 CFO 的位子后，我们之间的对话一天比一天少，甚至一整晚一句话不说，什么破财务总监，早知道就不让他往上爬了。唉，他想升职那会儿我也挺傻的……

我补一句，很傻很天真。

她大笑，把杯子推到我跟前，说，对，为了我们那段很傻很天真的岁月，再干！

喝光第二杯，我问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
她说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离婚，另一条是不离。

我说，废话！说了等于白说，你今晚是来找我谈心，还是来拿我寻开心啊？

她看着我，恳切地说，真的，大冼，我告诉你，我极有可能不会离婚，毕竟我家丫头都两岁了，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。

我说，扯淡吧你，一个健康的单亲家庭，不见得比一个支离破碎

的家庭差。

她望着天花板，说，大洗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你多潇洒，说分了就分了，被劈了就劈了，不像我这么纠结。

我无奈地笑笑，说，你以为分手我不难过，八年啊！女人这一生能有几个八年？不过我早就知道我和他会有这种结果，高锋这贱男人要的太多，他既要女人有上进心，又要女人给他洗衣服做饭，还要成天围着他转，我没那福气侍候他。前段时间冷战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通了，再怎么难过，日子还是得过，倒是你，难道非要守着一棵树吊死吗？

玩儿姐叹了一口气，说，结了婚，你就知道家庭的威力有多大，它能把女人死死地绑住，想逃也逃不掉。现在的社会还是男权社会，男人出轨大家都表示理解，说这是小事，如果女人为了这点小事闹离婚就是天理不容；男人离了婚能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女人呢，除了要被人说三道四外，再婚说不定会有多艰难，而且下一个还不一定比现在这个好。我只能当他在外面玩玩，只要他心还在这个家里，玩累了，他还是会回家，还是丫头他爹。

我有些震撼，说，李玩，你真不是当初我认识的那个玩儿姐了，现在我只看到一只鸵鸟，把头深深地埋进沙子里，不管那沙子多烫。

玩儿姐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，她说，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挺难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委曲求全，就为了丫头？

我说，你这不叫委曲求全，你这叫自我催眠，你们从前不是为了爱情才结的婚吗？那爱情呢？爱情哪儿去了？

她抽出一张纸巾，擦了擦眼泪，说，其实我们一开始真有爱的，只是经历了太多，爱情也失去了它原本的味道，混杂着亲情、友情，还有很多感情，就像这杯纯白兰地，掺进去许多东西后，虽然没有了原

来的味道，但还是会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鸡尾酒，不是也一样有人称好吗？

我挥挥手，说，够了啊，你别来影响我的情绪，我以后还想结婚呢！什么破鸡尾酒，自欺欺人的说法。我赌一块钱，你再这样放纵他，他指不定哪天就带着个怀孕的女人回来了，还要求妻妾一室。不是我说你，你经济独立，又不靠他养，离婚怎么了？

她说，大冼，你别激我……

我说，谁激你了？你口口声声地说中国这个男权社会怎么怎么了，还不都是你这种女人给惯出来的，要是女人都知道给男人一点颜色瞧瞧，都不那么忍气吞声，我就不信男人还得瑟得了，我就不信男人还能上天了？本来今儿我觉得我自己做人挺失败的，但看到现在的你，我真觉得自个儿是一巾帼！至少我明白我不是离了男人就不能活的女人！离开了男人，我会活得更出色！你今天别想在我这儿来找安慰，我真想抽你，鲁迅怎么说你们这种女人的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！

说完我仰脖喝光了一整杯的酒。

她见我喝了，也端起来自觉地干了整杯。沉默过后，大家的情绪都平复了不少，玩儿姐继续哀哀地说，其实我真不想离开他，我舍不得，你懂吗？十年了，人生有多少个十年？我已经习惯了和他在一起，我没勇气结束……

我是气不打一处来，随手拿起水果刀拍在她跟前，说，拿着，送你的！明天回去，你把这个东西往他眼前亮亮，说只能原谅一次，若下次再发现，就切了他的那玩意儿！你拿出点儿人样来行不行，别越老越像软柿子了。你都三十的人了，难不成你希望你女儿习惯她爹每天出去鬼混，然后你给她灌输女人就应该软弱这种思想？

其实我知道，我说的这些话是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，换位想想，要是我是李玩，我该怎么做？可是酒意上来了，头晕乎乎的，理也理不清。

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玩儿姐已经走了。看着身上披的毛毯，我苦笑了一下，回想起昨晚两个女人抱着哭成一团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想当年玩儿姐何等的犀利，顶着家庭的压力和社会对女性的歧视，斩杀无数对手才坐上项目总监这个位置，就算借酒消愁，也是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的气势。她可是我当年的偶像，但现在竟然沦落到做鸵鸟的地步，让人唏嘘不已。

我想起一句话，女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 MAN，最后才发现，最 MAN 的竟是自己。

下楼去买早餐的时候，我买了几份招聘报纸，一边吃着包子一边上楼。随手翻了翻报纸，都是要求年龄二十五岁以下。我合上报纸，有点愤怒，又有点疑惑地自言自语说，难道老娘真老了？难道真是女人三十豆腐渣？

这时候，一个女孩掩着鼻子走过我身边，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包子，对旁边的胖男人说，好臭哦，人家最讨厌包子味道了，快走啦。

我在这楼里住了两年多，觉得这两个人挺面生的，估计也是野鸳鸯。我看了看自己依旧运动装的邋遢样，就用力扬了扬包子，还把味儿往两个人身边扇了扇，让味道散播得更远了一些。我看着野鸳鸯上楼了，小声地说，装什么纯？

走到我住的六楼，发现我家门口站了三个人，其中一个是高锋，另外两个就是刚才装纯的女孩和胖男人。

看见高锋，我当时就想起了我一个同学的 MSN 签名：想起往事我

一阵恶心。

我拿出钥匙，拨开这仨人，说，让让啊，包子臭，别被熏着了。

高锋拉住我，说，大洗，我给你送喜帖来了，我和小悦下个月结婚。

我停下开门的动作，转身，笑了。我说，高公子，您这是唱戏还是唱歌呢，你以为你谁啊，麻利点滚吧，瞧见你就恶心，不对，是瞧见你们仨我就恶心。

装纯的说，哎哟，人家是特意给你送喜帖来的啦，你一定要来哦，老公快给她啦，我们还要去下一家呢，拜拜！

高锋把那烫手的喜帖塞我手里就跟着溜下楼。我翻开一看，装纯的叫赵诗悦，她爹娘是看琼瑶剧长大的吧？我忍不住呕了一下，正准备随手撕掉，结果突然一个灵感闪过我的脑子。

我对自己说，不成啊，我得去啊！反正没人认识我，给他闹个乌烟瘴气呗。

最近越来越喜欢自言自语了，在楼下见着一只猫都能和它聊半天。这真是独居的一大坏处。

经过我的初步估计，这个叫赵诗悦的女人也就是想气气我，想看看我拿到喜帖的狼狈样，既然人家邀请我了，我就得不辱使命，那天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，也一定要给他们的婚礼留下深刻回忆。

翻了一遍报纸，没什么收获，全都要求年龄二十八岁以下。

星期一我去了趟公司，这时候我才知道，被裁员的不止我一人，玩儿姐手下基本都裁光了，只留了一两个老板的亲信。我去财务处结算了薪水和提成后，和正在对镜补妆的玩儿姐说，这哪儿是裁员，完全是收割水稻，齐得都不留茬儿了。

玩儿姐有点愧疚，说，大洗，我本来应该保住你的，你看，我们

一起在公司做了这么多年，都算公司的元老级人物了，公司哪一个大点儿的项目不是咱姐儿俩拿命拼出来的，老板太不给面子了，卸磨杀驴这事也就他能干出来。

我说，面子能值几个钱？不过这也不怪老板，我要是老板，我全裁了他们，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出纳、迎宾、会计、保安全是我一个人。

我正说着这话的时候，看见玩儿姐把门关上，然后从钱包里翻出一张名片，小声地对我说，大洗，前俩月有一个公司想挖我，也是做公关的，也是招项目经理，据我所知，他们现在还没找到，要不你去试试？你的实力完全能胜任这家公司，这么多年了，我最清楚你。

我没跟她客套，随手就接过了名片，扬扬手，说，谢了。

从公司出来后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到哪儿去，就在街上晃悠了半天，突然发现自己该回家去看看爹娘了。坐在回家的车上，我一直在思考，生活到底是什么？是像别人说的，生活就是生下来，活下去？

生活有时不尽如人意，但至少我们都已经习惯了。世上最简单的是它，最复杂的也是它，怕的是，我们过着别人想要的生活，却忘记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

提着行李箱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晚饭时间了，我拿出钥匙开门，有点感慨。当初在北京买了房子后，我要把家里的钥匙还给我妈，我妈说大洗你留着吧，以后想回来就回来，家里的门永远都是开着的。

爸妈见我回家，大呼小叫的，尤其是我妈，连声哎呀，说大洗你这个熊孩子，回来怎么都不提前说一声，你看我们连你的饭都没煮。

我说，那就出去吃，饭拿去喂狗，今天我请客。

我们家的狗欢呼雀跃。

吃完了饭，我和爸妈一起去遛狗。我爸问我，大洗，你这次回来

准备待多久？

我说，半个月吧。

我妈挺疑惑的，这么久，你不会是被公司炒了吧？

我说，这不叫炒，叫跳槽……哎，大傻子现在走路怎么这么慢？

我爸说，快十年的老狗了，还能健步如飞？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

我说，给它找块风水宝地，准备安葬。

我爸说，我说你辞职了准备怎么办。

我耸耸肩，无所谓地说，这家不做做别家，还能饿死我？

我爸赞同地点点头。

我妈还是那句话，觉得累了就回来，爸妈还养得起你。

我爸说，谁还养她，她都多少岁了，都快三十的人了，早就该成个家了。哎对了，你和高锋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照我说，你先别急着找工作，把证领了，生了孩子再说。

我说，你们二老就别为我的事操心了，我知道分寸。再说了，高锋这人人品还有待考证，我才不和他结婚呢。

我妈又疑惑了，你们吵架了？

我实话实说，没吵架，就是吹了……哎，大傻子想拉屎了，报纸呢？

我妈正欲发作，我爸拦住她叹了一口气，说，随她去吧，孩子也大了，该怎么过她自己有分寸。

## 第二章

在家休息了半个月，我回北京去玩儿姐说的那家公司面试后，身上还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使命，那就是去参加高锋的婚礼。我在这半个月里每天都绞尽脑汁，做了一个又一个文案进行筛选，最后选定了一个我觉得最满意的大闹方案。

婚礼当天早上，我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，能挂的首饰都挂身上了，跟圣诞树似的。去做头发的时候，发型师问我，姐，今儿穿这么漂亮，是去干吗呀？

我回答，参加葬礼。

发型师顿时语塞。

做完头发，我顺便买了个红包，然后塞了一叠冥钞进去。装红包的时候，我可乐极了，嘿嘿地笑着说，高锋啊，这是我的礼金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祝你早日变成孤魂野鬼，这就是我的祝福。

我刚到婚礼现场，就看到那个姓赵的幺蛾子和高峰一起像傻子一样杵在门口，两个人的脸笑得像绽放的菊花。我把红包递给高峰，脸上带着无比真诚的表情说，这是我的祝福。

高峰有点尴尬，接过红包支支吾吾了半天，终于挤出一句话，你来了。

我惊讶地说，你们请我来，我当然得来啊！怎么，合着你们是不



想我来啊？那干吗还发喜帖给我？

不是那个意思……高锋的脸涨得通红，么蛾子白了他一眼，脸上堆着假笑对我说，快进去找个位置坐啦，就快开席啦。

我凑近么蛾子，拉起她的手，真诚地说，该补水了，你瞧，干纹都出来了，哪个二百五给你化的妆啊？

赵诗悦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正想发作，下一个宾客又迎上来了。我憋着笑，都快憋出内伤了。进去后，发现这小子还挺舍得花钱的，摆了三桌。一个我不认识的妇女迎上来，问我是谁的朋友，我说是高锋的，她就示意我除了前边儿两排，随便挑个地儿坐。

妇女走后，我嘀咕着说，既然前两排不让坐，那我就坐第三排呗，离得近更好玩。

于是我就找了第三排的一个位置坐下，连旁边是什么人都没注意，只知道是一个男的。

开席后，一个五大三粗的女司仪上场，说了一番今天是个好日子之类的话，就开始欢迎新人上场。我对身边的人说，瞧，这司仪说话水平不怎么高，素质也不怎么样，请这种司仪一定是两口子为了省钱。哈哈，还新人呢，都不知道睡了多少次，两个人就是一男盗女娼，绝配。

高锋和那小贱人赵诗悦踩着婚礼进行曲上场了。赵诗悦经过我这桌的时候，抬着下巴看了我一眼，眼里全是高傲。我看着她那神情，心里忍不住叹气，因为这丫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就让她先得意一会儿吧。

两个人上台后，司仪又是一番屁话。我对身边的人说，嘿，老兄，瞧见没，这男的是耳后见腮，女的是獐头鼠目，完全是天设一对、地造一双啊！